此庵講錄

成均講錄

監丞王維[illegible]

博士蕭譜元稱太

貢監吳兢恒立齋仝紀錄

正月二十六日陞監。石太學在閣講其爲人也孝弟章。先生曰。此書切勿草草。曹立之曾有書與陸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蓋當時各以陸子靜之學爲近于禪。故曹立之云。且將踏實處與人說。不知陸

象山之所以立教者。原不曾離却孝弟。別有教人之法。所云先立乎其大。立此也。大莫大于此也。先莫先于此也。任你說到極玄極妙處。莫須只是了得孝弟邊事。任你說到極廣極大處。莫須只完得孝弟邊事。所以象山捉住他破綻。冷處一點。說道箇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若非陸子靜。幾乎爲背立之奪去了。雖然。象山亦有錯處。象山曰。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只如此章書。有何不可喜。在當初記書者。時習以後。何以不廣及夫子之

言。而便記及于此雖記載之士。多有子曾子之門人。豈有子之門人阿私所好。而先及此乎。蓋當時記書者。拈出時習一章。爲千古立學之祖。說得渾渾淪淪。若不拈出夫子平日急切教人緊關第一着。不幾乎使千百世學者摸索不着乎。所以從這章逗出箇仁字。蓋夫子平日除却仁字別無發明斯道之旨。然要從夫子論仁處。討箇平實下手工夫。指點生人當下覺得平日與門弟子言仁者都是于各人患處下針。非爲同人普說。即如克巳復禮。是針他坐忘屢空處。

見賓承祭。是針他居敬行簡處。何也。顏氏子平日寂守一心。仲弓平日黙守一敬。都不肯在事上做工夫。夫子却點破他。除却眼前作用。別無内念功夫。一味守着内心。所以一箇走入坐忘。不早早收回。未免墮入頑空。一箇想到子桑伯子。不早早收回。只落得箇無事漢做。將來必使理會不空。處繁賾便有碍。所以一箇教他克己。只須在視聽言動處求。一箇教他敬恕。只須在應事接物上做。不然。顏子三月其心。何以反說向辦外。仲弓居已以敬。何以反說到極煩賢。極

瑣屑處也哉知得這兩箇大題目是應病之藥則他如其言也仍是針他燥處愛人先難是針他小處恭寬信敏惠是針他堂堂處都非同人大共下手極功惟有孝弟兩字是千聖千賢同歸之極是愚夫愚婦共由之理所以特將此段續在時習之後不知何以不當象山之喜也夫子教人只是一仁仁之道大除却孝弟別無仁之本是以君子務本吾友先以孝弟爲用仁爲本便與本旨相背果爾必天下仁人纔能孝弟若非仁人便不能孝弟了須知極不仁之人說

起孝親弟長。亦有清夜猛省處。故知孝弟是本。仁是用。大本既立。則大用自能現前。故本監嘗曰。此章書。只要看穿了其爲人也孝弟。下面便不費力。何以故。人自合下來。未必就做得箇仁者。却少不得要做人做得這箇人成。便做成了這箇仁。做成了這箇仁。也不曾于這人字上。加得分毫。也只叫做成箇人罷了。故今日與諸友說。若要在經生時文上講。犯上作亂。都只認在自己身上。若做聖賢學問用世。身體力行邊講。只須將其爲人也孝弟句一斷。犯上作亂。只推

向世界邊去。方見得孝弟之大。方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是徒說道理邊話。孝弟者。親其親長其長也。一人克敦孝弟。而犯上作亂以無。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仁覆天下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眞是攧撲不破。以是知象山之不喜有子者非也。先生又問諸生曰。賢友濟濟。各有親長。自反于身。果能克盡孝弟乎。果無犯上作亂之事乎。若說不能孝弟。誰肯無親。誰肯無長。若說能孝能弟。夫子何以說求于未能。

求若未能在經生家認做望道未見在聖賢身體力行實實有許多未能處只看古人侍親之疾或加一飯焉而愈或減一飯焉而愈或加一衣焉而愈或減一衣焉而愈是何等心腸人易能否恐其枕之熱也而扇之恐其衾之寒也而溫之又是何等心腸人強能否曰以殺舜爲事而誠信而喜人實能否孔子曰五十而慕予于大舜見之大舜而外不多其人所以門並未能也豈曰望而未見之謂哉若說有犯亂誰非之者若說無犯亂直推到明夷遭難尚難慊天王

明聖之心。故知不特責犯亂于小人。難免其無。即責犯亂于君子。亦深恐其有。何也。君子惡其好也。天下有極鞠躬極盡瘁之人。而一事不行其志。未免奮激未免投袂。雖改不旋踵。而此念早已過去。何也。好也。故曰。莽之篡漢。不篡于恩加九錫之時。而篡于謙恭下士之日。亦以其好也。故曰。孝弟之學。所當急講也。明此之謂明善。實有此之謂誠身。諸友勉旃。

二月初六日陞監。吳太學就恒講鬼神之爲德一章。

先生曰。若不知道夫子之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許輕看此書只看他開口說鬼神之爲德之盛旋即打轉到體物到使天下之人可見天地間除卻人物別無鬼神之體用鬼神無體即物以爲之體鬼神無用體物以著其用又要曉得天地間並無所謂鬼神鬼神者陰陽二氣之所聚也陰陽之氣離卻現前一切物更于何處附著即如陽氣附着于天陰氣附着于地盡天地間一切陽剛之物皆爲神之所依一切陰柔之物皆爲鬼之所倚所以日在吾人耳目前卻從見聞中摸索他不得日透吾人見聞外卻從耳

前撇脫他不得故曰體物而不可遺。體物若猶云附着于物之謂也。鬼神不能附着于物。其所以附着于物者。鬼神之德之爲也。鬼神既能體物。則一切物莫非鬼神之所附着。至于人。又爲萬物中之最靈者。若非他爲德之盛。何以能使承祭之時洋洋如在。此詩所以咏來格也。諸友好從此處着眼。即如日昨上丁釋奠。諸職事中。豈盡皆洋洋如在者乎。抑豈盡無一二洋洋如在者乎。鬼神至先師爲極靈。鬼神之德。至先師爲極盛。要說鬼神能使人。何以趨蹌者。求免

空修俎豆之文。對越者。未免但奏于中之節。若謂鬼神不能使人。何以司俎豆者。猶知有其文。奏于中者。猶知有其節。可見吾儒明善誠身。莫問德于鬼神。先觀德于在我。鬼神之德。即吾之德。吾之所謂德。即鬼神之所爲德。認得此德能體物。則我亦在鬼神所體之中。認得此體物不遺之德。我與鬼神同周同體。則我亦能體物不可遺。以鬼神視我。我物也。使我洋洋如在。體物也。以我視鬼神。鬼神物也。我之精誠洋洋如在。鬼神亦爲我所體也。何也。誠也。除却人物別無

所爲鬼神之體也。鬼神者。斯道繼之以德。而主張人物者也。王者明禋肇祀。如在盡誠爲人物也。非爲鬼神也。爲鬼神者誠也。爲人物者德也。成湯以身代犧牲。爲人物也。非爲鬼神也。誠也。梁武帝以麪爲犧牲。爲鬼神也。非爲人物也。不誠也。成湯有躬代之誠。故桑林之禱。鬼神應之也。梁武帝以肖象而不誠。故臺城之厄。鬼神亦不之佑也。是以君子貴求誠也。求誠莫先明善也。善者何。體物不可遺之德也。此德不在鬼神。却在吾人眼根前。眼光不得而測也。就在吾人

耳邊際耳根不得而通也何也微也既已曰微却能體物一切物遺他不得何也顯也微也者非無多無幾之謂也乃弗見弗聞之謂也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誠也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是以君子貴求誠也是以夫子告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

是晚王覺斯學士高中孚宗伯戴殼肇太常孫二如太僕同坐先生書室因問今日所講何學先生荅以前書學士曰首節一箇乎字末語一箇夫字煞有義

然。又曰。鬼神妙處。在使天下之人。先生曰。鬼神不能使人。又曰。鬼神如何能使得人。同座默然。先生曰。此是鬼神之為德。又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只是與他同體。學者雖未必就能與他合吉凶。然而此志不可一刻不在。何也。求誠也。求誠必先明善。所以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頃宗伯與太常論顏氏子克己。先生曰。功夫到顏氏子。為何尚有己在。宗伯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只是無己。先

生曰。此語絕妙。夫子絕卻意必固我。也只是克己。不然。意必固我。到夫子身上。豈猶是淺淺的。太常謂宗伯曰。旣曰克己。何以又曰爲仁由己。先生曰。克己己字。將克字一斷。己字單看。爲仁由己。卻將克己兩字。拈龍一處合看。太常與學士。論一貫忠恕之旨。學士謂先生曰。一貫與忠恕。一樣否。先生曰。自是不同。夫子是夫子的。曾子是曾子的。又要曉得夫子是夫子自家的。曾子卻還是夫子的。學士曰。善。學士又問太常曰。一與二三四五數目字同否。太常以問先生。先

生曰。此間只有一。並無二三。何況四五。正說同與耶。

學士又問太常曰。二與貳同否。太常亦以問先生。先生曰。二者對也。貳者疑也。學士曰。不貳者純也。先生曰。不貳者誠也。學士論艮背。先生曰。陸子靜有無我無物之說。與明道互相發明。某處則不然。請別取一章。爲下註脚。艮其背。不獲其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宗伯曰。善。

與太學就恒。呈詠道四言短篇。先生判之曰。一切都

擲何者是太學寸心。因歌曰。水流花落好風光。幾番變紛紛動靜忙。不識此心真面目。繪成春色知無香。遂進而語之曰。予功夫到這田地。也見賢友用心處。予云咏道。夫天地間。惟道能生一切。一切不能生道。予云生于未有。豈更有一物以生道耶。有子謂本立而道生。非此之謂也。前判予曰一切不是。予遂著在此四字上。若要與予說破。予必不肯如此作工夫。須知天地間。無心外之道。心外求道。是日向外。消外覓心。是爲妄心。太學即今看此心落在甚處。並將平日一

切應事接物此心落在甚處知心所落處正眼一覷自然立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並敎孔孟把臂同行別無影響枝葉前敎諸子明善又曰明善須明得性善直覷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天下未有不能盡心而可云知性者則知未有不能自識本心而可云盡心者俟吾友到這田地方知吾不爾欺附原脉

生于未有生于既分爲藉爲變若動若靜水流山峙花落鳥鳴飲食男女日用百姓六合之外寸心之中像之無跡印之無聲隨感而應逐物而行明

月在天清風居空取之立到用之難窮嗚呼至哉

二月二十五日陞監過太學人仰講夫子之文章先生曰此書乃講學喫緊處人只知曾子之唯得之最捷子貢之然了之似難却不知子貢平日揣摩夫子之心較諸賢爲最苦即吾夫子一言半句亦都不肯放過所以可得聞不可得聞直下分別得出故子貢之在聖門求吾夫子于言者也所以夫子直從他極力追求處驀然喚破說箇予欲無言子貢仍復執在言處說箇不言何述夫子却把眼根前極大的箇物

事。來指點與他看。若經生附會者流。只觀[illegible]天說法。時物能代不言之天。傳寫出來。反將夫子一段平實商量。看做玄言與肯矣。不知夫子提獎子貢只就目前寒暑往來。品物流暢。各各奉行天載處。廓開眼孔。朗然一看。却纔知天地間。無處不是此道。一落語言。早已不是。任你說得亂墜天花。只好叫做文章。終是葛藤不了。若有箇出常格之外的人。却能於葛藤中。拈出箇纏縛他不倒的物事。在學者眼前。故知不特子貢平日。蒙夫子以言。述夫子平日教人。也

少不得用言。所言者何。性與天道也。夫子平日。能有幾處說性。幾處說天道。却要曉得無處不是說性。無處不是說天道。即是據一章。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與性天了無干涉。仔細一看。乃知除却性道。別無作聖之功。別無君子之本。亦別無善人着脚處。無有恒者用心處。但將性與天道。引而不發耳。學者只爲把性天看在語言文字外。故日求夫子之道于言外。子貢却不把性天看在語言文字外。故日求夫子之道于言內。所以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性與天道。既

在言中宜乎可得而聞却不知言到性與天道上夫
子却言得學者却聞不得何也以其可得而聞者指
文章也可得而聞者貴乎以聞聞也不可得而聞者
貴乎以不聞聞也子貢能以不聞聞故知夫子之所
言皆性與天道也子貢見及此大約在與聞一以貫
之之後不然必不能真見夫子若此耳故曰夫子屬
身是性天全體備道並無所爲性道無所爲文章其
曰文章曰性道者不從夫子身上分來從學者之可
聞不可聞辨出也且看吾人這箇性天在日用飲食

外。不在日用飲食外。惟其不在日用飲食外。所以言
日用。言飲食。都是言性與天道。惟孟夫子看到這裏。
所以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形色兩字。原
不但指一身而言。使形色單指人一身言。則聖人之
踐形。亦只做得箇自了漢。如何能會天地萬物于一
已。乃知盡世界中。有形有色者。皆謂之形色。形形色
色。各有一天。各賦一性。天性原不在形色外。故聖人
不須踐性。只須踐形。看得此書破。則知不必求夫子
之所謂性所謂天道。只須求夫子之言。而性與天道

無不該備。卽今夫子之言具在。誰是能領會。若夫子平日橫說竪說。只是箇仁。仁者性之德。天之理。日用常行之道。故曰。仁之道大。郤誰肯向此處着眼。張太學三省。進曰。這莫是造端乎夫婦之義麽。先生曰。造端葢實指吾人陰陽健順之理。此郤是盡性達天之學。吳太學就恒。進曰。夫子所謂不識此心眞面目。葢指此性也。不知此性。如何能識得此心。先生曰。予誤矣。只如此。直須曰盡其性者。知其心也。何以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吳生曰。然則心性二乎。先生曰。春日氷

化爲水冬月水凝爲氷是一是二且子謂心與性何者爲體吳生曰性是體先生曰無恠子道心是體將此心直竪起來却有許多生意是爲性此性命于天統于心率而出之爲道故曰惻隱慈讓羞惡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性統仁義禮智故無有不善也不明乎此縱有惻隱慈讓羞惡是非不能擴而充之也吳生曰此心何以能盡先生曰直須到知得性方云盡心若只講盡心不到知得此性從前都是枉用工夫所以說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

為穿井也。掘井務期及泉。盡心務期知性。既爲知性而盡此心。先須辨得眞妄兩種。眞心必須推勘到盡處。妄心必須逼扎到盡處。且人自有生以來。都是妄心。那討眞心。所以吾人自知有聖學後。都是去妄心的工夫。別無覓眞心的工夫。不特礙眞者爲妄。凝逸去妄求眞的一念。也都是妄心。謂夫人有生來。此妄橫于胸中。如木空中。釘着一楔。却把這去妄覓眞之一念。硬硬楔將進去。此楔既入。彼楔定出。彼楔既出。連此楔也要拔去。不然。出得一楔。又補上一楔。依舊

還他箇塞固的了。故終日用心處。刻刻去妄求真。到得妄念遁除。特地撇洒。便知道此心。原來無一不真。一向爲這妄念遮蔽住了。早使一真常抱。任他妄念千頭百緒。却何曾障得我着。不惟障我不着。亦且不降自伏。歸我本真。吳生曰。此即所爲從心不踰矩也。

先生曰。此又是一妄念了。求到那地步。却要說那箇地步。豈不是妄。夫子不到七十時。不肯說到此處。只是一真。當十五志學時。豈不志到這裡。却只可識之于心。不肯預出諸口。不似而今人。未曾夢見那地位。

要指點描畫也。真妄兩念。于何處分。義與利之間辨已矣。未嘗學問之人以世俗之利爲利。便常學問之人。但有欣羨。即成正心。必至助長。何也。以其有所利而爲之也。義則斷然無他。其有不合者徙之。其有脗合者比之。故夫子言仁。間或兼言知。如所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類。而孟子之發明孔子。則不繫仁以知。而繫仁以義。蓋以仁之道大。非義不能勇爲也。不知仁。不知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也。不知義。不知夫子之所謂仁也。明此之謂明善。寔有諸此之謂誠

身知得此善得全于天而率于性。就在學者當人之身。故就夫子一言半句中。皆可默會斯言。所爲以不聞聞也。文章皆性天也。不知此理就在當人之身。却從夫子喉下討氣。所爲以聞聞也。夫子之言性言天道。都作文章觀也。作文章觀。可得而聞也。作性與天道觀。不可得而聞也。諸子唯唯。

附先生手授荅或問

愚于成均。有心是體。將此心直豎起來。却有許多生意。是爲性。此性命于天。統于心。率而出之爲道

之說。或有問于愚曰。朱子曰。性是體。情是用。又曰。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而吾子乃謂心是體何也。愚曰。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闡揚道理者。或今日如此說。明日又如彼說。各有一時機用不同。總之使人滙歸此理便了。學者在象山之門。初聽象山如此說。後來又聽得如彼說。一時不能無疑。及至用功之久。乃見象山前後原不曾矛盾在。夫所謂體者。有體性之體。有體質之體。且如心將性作餡子模樣。此語譬上句有病。心以性爲體

所謂體性也。卻以餡子譬性。是必以包皮譬心。愚謂必先有包皮。而後將餡子填在裡面。不成不必用包皮。只將餡子便可作點心也。若無包皮。餡子又于何處填起。且餡子是包皮外填入的。此性卻不是心外填入的。不如直似愚見。性譬諸鬼神。心譬諸物。鬼神無體。即物以為體。故不可遺。性無體。即心以為體。故亦不可遺。此所以曰心是體也。故知朱子之所謂性是體。心以性為體。是天命以後的。愚所謂心是體。是恰好在天命時節的。故又

知性是天命的心是我自家的性是天命的講論
可以發明心是我自家的心吾人親自到這裡的
的真真看見過始得且與人鬨揚一絡宗說將去
前前後後自難得一印板印出只要明眼人一線
穿去便好不然鮮有不疑杆者即如朱子既云心
以性為體矣他日又曰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
施發用底夫天地間必有體然後能敷施有體然
後能發用豈非心又是體乎又曰心者主乎性而
行乎情夫主乎性獨非體乎須知人身中只此天

命之理有賦必有稟有降必有受降賦者性也稟受者心也一經賦稟降受則二者合在一處分開不得由是靜則爲性動則爲情動而惻隱慈讓羞惡是非是情惻隱決定惻隱慈讓決定慈讓羞惡是非決定羞惡是非則是意中間立起念頭不忍必不欲爲忍所奪是志而求其委曲變通必以合乎聖賢理道而止不使不及位亦不使出其位是思如此得其理而凝結不散刻刻不忘是念念之而結成一相安在心上時時摸擬肖像自想總之

不離此一心。性是理。用不得工夫的。心是體。却用得功夫的。故朱子平日。有一段極要確議論。如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裡。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心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性情的總腦。敎人知得箇道理的存着處。橫渠心統

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讀此一段，何等親切。而必左驗右譬也哉。故五峰胡氏曰，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三月初六日，陞監。吳絅周講上論之首章，語多不契。復命恒講。恒曰，舉論首記此書，絕有意味。正夫子明道立教，繼往開來，大關鍵處。此書妙在箇之字，妙在箇學字。學者先要看箇之字是箇甚麼，學是學箇甚麼。時習是時習箇甚麼。見得清白，方爲有得。又妙在一箇說字。今人將此學看做一樁極苦的事，故不肯

向前。不知却是一椿極樂的事。若將此理看得明白。極力做去。愈做愈有精神。愈入愈有趣味。真覺險夷得失。富貴貧賤。皆是浮雲。只有我這一身。上天下地。優游自得而已。所以先儒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孔子蔬水曲肱。樂亦在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等心境。不學而能之乎。且此學并不在語言文字上。全在身體力行。有朋自遠方來。不是目前。雖千古以上之聖賢。得斯道之真血脉者。心心相印。皆是吾人徒侶。人不知而不慍。慍怒意也。此種道理。只是吾人身

上自盡。全不從人知不知上起見。人之不知。與我毫無干涉。何必慍。不知不慍。豈不是成德君子。講畢命坐。先生喟然曰。不意吾友今日。亦能說到此。友今可與言學矣。問者出言支離。今日庶幾近之。如此章書。言妙在箇之字。妙在箇學字。又妙在教人覷到孔顏樂處。足見吾友苦心。但以朋來指古先聖賢。人不知云與我毫無干涉。此言有病。孟子尚論古人。是指友善無已之心。由今而論之古。非畧今而求之古也。人不知曰與我毫無干涉。此不過自修之士。獨善其身。

恐不免置斯世斯人于度外。豈聖賢萬物皆備之義哉。餘俱說得是。但是尚未見本體耳。今且問友。學字是學箇什麽。之字是指箇什麽。就恒曰。之字蓋指理說。先生曰。之字旣指理說。學字想指心說了。就恒曰。不然。理卽具于心中。只是常存此心便是。先生曰。如此。亦將一件畫做兩斷。謂夫理卽具于心中。是一箇心了。常存此心者何物乎。豈非是又將一箇心來常存此心耶。且之字指理。理又是箇什麽理。學又在何處學。習字是好字面。是不好的字面。且對箇甚麽字

說。就恒曰。習于善則好。習于不善則不好。如所謂習相違之習。先生曰。習相違之習。皆了性說。此箇習字。緊跟着性說。先問吾友之字指理。理又何所指。蓋謂性者心之理。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是則所爲性也。此性在天命時。還是性用事。旣落在天命後。都是習用事了。若不用希賢希聖希天之學。如何能知此性之賦于天者。原純粹至善。我當時時習之。如以善爲做。而我臨摹體貼。務不失原做一絲本來面目。久之久之。自能與時偕行。卽此二字明明

寫出箇乾卦之體。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也。葢也者天行之健也。智也者自強不息也。爲學到得與天行同健。覺得乾乾夕惕。都是陽德正中。快莫快于此。適莫適于此。故曰不亦悅乎。然這箇學問不是獨修獨證。不問同志的。天地間我有此理。人亦同有此理。雖不敢望天下人盡學此學。然豈無一二學此學者。不學此學者不來。猶可言也。學此學者不來。必是我之學。到不得那純粹至善田地。豈不可憂。惟是同志者來。方見得我之學。有以沁入人心。合乎同志。從

前工夫方有的據是以可樂也雖然天下這樣朋友能得幾箇是我同志方纔肯來若非同志方且不仰安望其來雖不敢謂人不能知槩付之不相干涉以覺自治之功却亦不能悚動此心以改我悅樂之意所以曰不愠愠訓含怒殊覺粗淺愠字對悅字樂字[illegible]看此字原從温字來時習之悅藹然如春氣之温[illegible]不必到得怒上只須此温然冲養中偶為人不知者却一念便非冲然本體連前悅樂都是假的豈非[illegible]箇君子且註引不見是而無悶無悶二字解不愠[illegible]

好。其所云不見是是字何解諸生不能答盧丞王塑庵曰當作是非的是字。先生曰然不見是者我的學問已做到極是處。而人不肯是之只為人不知耳。知者必是不是者必不知何悶之有哉夫子說到此已是聖學極功。何以不說聖者乎。而乃說君子蓋聖人立教之意。原不欲以生知安行坐人。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曰君子。若曰斯亦能學問者耳。如此便可尋孔顏樂處夫曰蔬水曲肱。時也有胥焉。故樂亦即在其中也。浮雲富貴其人不知

而不慍者乎。簞瓢陋巷。時也。有習焉。故樂不改也。人不堪其憂。其不我知而慍者乎。今日且問吾友。當身中。亦自有孔顏樂處。何在。就恒曰。其只見得工夫到此。越發難了。越發苦了。先生曰。吾友可喜。所謂真做工夫者。就恒記

三月十五日陞監。李生景麟講君子有三樂章。講畢。復命恒講。恒曰。學者看書。先要尋箇下手處。即如此章。天人二字。大是聖賢關頭。不可不知。天以性命之理。賦在人身。刻刻要我完全。若天人路上。先有愧怍。

任你終日滋滋。求孝也不得。求弟也不得。求英才也
不得。有何樂處。先生曰。若子所言。在學人做功夫則
可。若論此章書旨。只消平平三段說去。便見孟夫子
立言之旨。學者平日。不知三者之可樂由于不知道
三者之可憂。即如本監。十七而孤。風木餘憾。終天不
解。纔曉得父母俱存之樂。學者處具慶友于之地。一
向蹉跎過去。只爲他不曾設身處地。到那風木生悲。
棠棣增感之日。所以處此天倫至樂而自不知。首句
之樂。猶可易見。至于兄弟無故。人只把做不故看了。

夫所謂無故者。非不故之謂也。身本同氣。胡爲而鬩墻。胡爲而啟釁。其中蓋有故也。此故不可以告父母。不可以告外人。而並不敢以告同氣。皆是我生平大不快意事。只觀舜之處象。司馬牛之憂向魋。一聖一賢。俱能善自反求諸己。周公雖誅管蔡。而鴟鴞之作。猶專責其罪于武庚。其曰旣取我子者。蓋傷武庚之叛。累及管蔡也。以鴟鴞比紂子。以子比管蔡。流言起于管蔡。而旣誅之後。猶與他回護。則周公之仁愛可知矣。今有人于此。譬之曰。子于俯仰之間頗無愧怍

其人必躍然喜若正襟危坐而相告曰予試于俯仰間自己體驗得毋有愧心怍心之事乎其人必怫然不悅此之謂勝心此之謂驕志毋論有愧怍而強曰無是爲自欺即使無愧怍而恃心自信學問已是疎了念念求不愧方能仰不愧念念求不怍方能俯不怍至于天下英才便非凡流他眼中最能甄別人我之學問未至彼方且鄙之遠走尚肯爲我教育得他教育也要是箇教育得他的人始得我可以教他則我之學問必高出他數等全是我學問得力處如此

三者。真是可樂。豈王天下所能與哉。這等看來。處父母兄弟之間。而不能龢翕以順父母。不樂也。欲順親不可以不誠身。俯仰天人而未免愧怍。不樂也。欲對天人。益不可以不誠身。天下儘多英才。不肯受我教育。不樂也。欲得英才。益不可以不誠身。欲誠身。不可以不明善。此善賦于天。具于人。內而父母兄弟。外而天下英才。咸有至善之則。我能明了。則一切明了。明則誠。誠則自能動物。以此語樂。與王天下不以易此

恒曰。先生講樂。反指出愧字來。豈非見得生人愧怍

處最多。若孔子之無大過。顏子之有不善必知之。不復行都是俯仰天人處得力。先生曰。此言最親切。人若不把愧怍之念常存在心。則隨在都放過了。何以能明善誠身也哉。 蔡恒記

四月十五日陞監。浙士新集。先生命一人出講一書。咸謝不敏。先生曰。原只借友說一章書。以爲論端。諸友復遜謝。先生曰。這些章句。都是聖賢說過的。學者拈來。或發揮聖賢未竟之旨。或自述一段各人見地。總是不妨。即如夫子所云。有鄙夫問我。叩兩端而竭

焉。若使鄙夫不問。夫子亦難劈空説起。于是林太學調鶴。出講道千乘之國。先生曰。此書大有關係。曾憶伊川集中。載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此。嘗言劉彝善治水利。足知從前大儒。原不曾空談理道。把天下國家。放在度外。只看孟夫子云。窮則獨善其身。原非单做箇自了漢。同是一箇善。以之善身。卽可以之善世。只是時處其窮。不得不把兼善天下的學問。盡之于一身。若是時處其通。卽以此獨善一身之本領。公之天下。到得兼善。纔完

得獨善的事。眞正能獨善。必能公此身于天下之用。以盡仁覆天下之量。此横渠所以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看到此。方是有用的道學。不然。徒只講身心。講性命。舍却眼前民物。別言證修。幾何不向枯寂禪林。浮丘藥室。作揣摩精魂之事也。此孔門記註者。于學君之後。直指爲仁之本。于言色之間。直指妨仁之病。這兩章書。是藥在先而病在後。既知病藥。便該去誠身。所謂明了便要誠。故以省身爲法。良由仁以爲巳任。曾氏子既得其宗。誠正以修身。曾氏子能求其慊。

三省之學。求仁莫近焉。學問到此。便可以外王矣。故特紀此章。以著孔門如許大經濟。最宜著眼處。是一道字。不言治而言道者。蓋以治者。以我治國也。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欲民之奉一人。爲有我也。以道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不以我與國也。所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國也。何也。爲民也。人主有何事。所事事無非爲民。那一件是可以輕易得的。至于信者國之樞紐。若曰我。那一事。不可以信自已。不可以信天下。只此一念。精神便滲漏許多。

人只知誓誥而疑湯武不免卻不知虞廷征有苗會羣后而誓師已便有岌岌求信于人之意豈但誓師明明揚側陋尚曰我其試哉便有一時不敢遽信人處秦以移木爲信而天下疑漢以法三章約民而天下定無非只是欲民信我因民之勢而無我也王者玉食萬方富有四海所節一身能省得幾何不知廣袖高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人奢侈四海困窮皆由于此且要從用不可已中最大頭腦處去節如窮兵事遠妨農病物之類節省得一二件便能養許多

物力。其先必自清心寡慾上做起。若夫人。則在廷者爲坐論之三公。不則弘化之貳公。並諸司百職事。皆有股肱耳目之寄者。又不則爲陵藪之冥鴻。或兎罝之忠義。在廷者以腹心元首之誼愛之。在野者以野無遺賢之義愛之。卽使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亦須各全其屠釣之志。各盡其一才一藝之能。假如四老人不留之商山。其何與定危疑之儲位。愛惜人才。誠社稷之大計也。三農之時。非民之時。外府之藏繫焉。軍國之需繫焉。不以其時而妨在民。已不可言矣。

不得其時而竝使耗在國其可乎這段道理以之治唐虞之天下則爲堯舜以之治商周之世界必爲湯文而夫子何以曰道千乘也[illegible]夫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之謂也春秋之[illegible]夫子有許多不能自表見處故託千乘之國以發明之諸友中轉眼逢時此種學問不可不講講明此種學問便是明善誠身的全體大用有宋之世未南渡以前只是偏安既南渡以後亦是偏安而猶能支持于數百年之後者周程張朱之學沁入人心有以留之也姚江致良知之

學出。而斥異學者紛紛。攻姚江者種種。明誠一脈。喪失人心。不求聖賢之正學。豈能明治天下之大體。學之不講。禍遂不僅在獨善之身。可見聖賢何曾負人。人自不爲聖賢耳。諸友只將獨善兼善兩善字。看得七穿八穴。便是内聖外王之學。便可與讀此書。便得謂之有用道學。便是得明善誠身之大本領。豈性分以外之事哉。

四月二十五日。先生廟事畢。因沐于樹庵請質。語不契。乃謂之曰。友昨述論語多駁雜。如云沉淪苦海。吾

儒分中有何苦海足以沉溺人若論子臣弟友日用飲食都是作聖之基二氏指點執迷不悟之人以此二字來恐駭他若是明善大儒自不曾迷觸處皆悟豈是這兩字恐駭得的若謂真正有箇苦海只將明善兩字便可以作慈航豈能沉淪我也又云真學問人也要向禪宗邊走過方得不貳法門若要真正不貳之法豈向禪宗邊討釋教流入中國在孔子數百年之後不貳法門又在曹溪說壇經之日則知不貳兩字是吾儒的非禪客的何也其爲物不貳非即此

不貳乎。且引前人詩作證。不知此兩句詩。必非周程朱陸之語。何也。以彼所謂一念不生。全是原憲學問。豈能使全體畢現乎。無惟乎爲六根動處所遮也。此必學禪者流。卽使禪理。亦未夢見在。姚江有云。世間豈有真正學仙學佛之人。無巳。其達摩慧能之徒乎。曾記壇經有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則知真正有見地人。必不作一念不起之見。蓋以饒他不起。也只是箇死漢。而况更有所謂竹窗不妨流水度。山高那怕白雲飛者乎。故知我

南方人少有聰明大半走入他窠臼中去此時友要作功夫直將此等想頭洶洗得乾乾淨淨此等話頭逼塞得乾乾淨淨逼塞洶洗之法無非作明善之功將吾所謂四禁語東西南北逼將進來氣也通不得然後四面廓開爽然透出絕不依傍人一句所謂不向尼山行處行方是吾友的真有所得處夫人稟陰陽之氣具衆理而應萬事千聖之所謂道卽備在當人之身大聖人不曾增得一些子賣菜傭亦不曾減得一些子凡有陰陽者莫不皆然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旋請朱子曰。友平日把此句書。如何看。朱無對。先生遂問誰是治周易者一生出曰。某治周易。只見得凡卦之理。備于陰陽。先生曰。果爾。只須曰。陰陽之謂道。不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且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陰。坎二陽而四陰離四陽而二陰。何以謂之一陽一陰也哉。生遂請先生發揮。先生曰。這却替友發揮不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友宜勉旃。

時韓子士希。名範。以丁繼母艱。辭去。先生給與監滿

文帖。且勉之曰。古人以居喪爲讀禮何也。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不知終日讀禮。何異爲禮。樂以導禮之和。讀禮自得生惡可已之趣。豈曰不爲樂而樂壞乎。韓子感然曰。吾師待我輩。眞如家人父子。某不幸遭此罪逆。實不忍舍吾師而歸。遂至淚下。先生曰。只此便是善。只此便是誠。惕栁在塗。時時不失此彜倫堂中。師生至誠講貫之一念。便是明善。所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也。韓子揮淚再拜以別。可見學道之感人也如此。

閏四月初五日、先生陞監。張太學三省。講弟子入則孝章。先生曰。友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謂親切。嘗論開手一第書。凡十六章。言孝弟者二。中間各逗出箇仁字。葢以仁之道大。以孝弟爲本者。盡人之道于已。親仁者。資師友之力于人。總之欲人不失赤子之心。總之只完箇孝弟兩字。事親從兄。俱門內事。然何以孝言箇入。弟則言出乎。手足原稱同氣。即使另居異處。原非門外之人。盡弟之道。豈是門外之事。葢天下惟孝親之道。專于二人。若父母而外。則無不可以

弟之義自處者所云出門交有功也凡事以弟自處則便留有許多餘地受許多進益他日夫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禮云五年以長以兄事之年長以倍則肩隨之孟子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皆所謂出則弟之說也此段實證體之于身則爲庸德出之于口則爲庸言謹信總之爲言行而設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可見功夫原是合一的故君子先行其言言非特出之于口凡屋漏自矢淸夜盟心皆是人當隱微自許曰我欲爲孝子欲爲

弟弟。非不可以自信、及仔細一思。便覺聖賢之道寔有不能盡者。則必不敢出諸口。雖不敢出諸口。不成便放開了罷。聖賢學問。到得求盡又不能。出言又不敢。却又放下不得。便有許多着忙處。功夫便一刻不敢放鬆。故曰謹。此古人恥躬不逮之義。在弟子時而已然。弟子血氣未定。豈能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況愛云者。直須充擴他愛人之念。然使他無人不愛。不能使他專有所愛。是廣之者。實所以雜之。何以為進德觀摩之助。人惟此一念。根于孝弟之良。全是仁體

中流出。不得箇仁人君子。以爲依歸。此泛愛一念。遂浸淫爲泛交。將來不惟不足以成仁。反足以害仁。故求所爲仁者而親之。所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且以孝弟者。爲仁之本也。言行者。踐仁之事也。愛衆以廣仁之量。親仁以定仁之依。雖云弟子之事。而已激之以培養仁德之功。故曰。聖功始于蒙養也。此是何等學問。即大聖賢到此。終身行之。亦不能盡。豈得有餘力。然終身由之而不盡者。成人有德之全功。一行甫畢而有餘者。小子有造之勤勉。行得一事。便有一

事之暇非待孝弟謹信親愛。一日盡行過了然後謂之餘力也。童心未琢。聖學未成。一開暇豫之端便滅力行之半。非學文不可。從古大聖大賢留下許多文字。無非欲人保守孩心。而克盡仁道。大旨不出乎敎孝敎弟。討論要歸于庸德庸言。雖云學文。其實卽學此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之事也。曾記陸子靜有言。若在三代以上敎人。只消與他說個入孝出弟罷了。爾必費許多力。故本監亦曾與諸友說聖人當日。從行說向文。本監今日。却要從文說向行。前者引而未發

寔望諸友領會。今日不妨爲諸友明白說。只爲諸友今日俱非成童舞象之時。語及孝弟謹信親愛。豈不自信以爲能之。雖然。人無不孝之人。然取孝經中。所云立身行道之文。試讀一過能之否乎。出無不弟之人。然取孟子中。所云誠信而喜與夫徐行後長之文。誦詠一過。能之否乎。言行無不謹信之人。然取中庸中。所云庸德庸言之文。體勘一過能之否乎親愛亦無不辨之人。然取孟子中。所云親親仁民。仁民愛物之文。研求一過。能之否乎。則知平日之所謂能之者。

皆才氣使然。非學問得力。初猶自率其孩心。久之必憑其私志。所以夫子循循善誘。只是博文約禮。約禮之功。何以必須博文。正謂顏子之才太高。不教他由博反約。必不能竭得他的盡。聰明才辨之人。多不嗜學。即使多學而識如子貢。一然一非。終無立地果敢之氣。却不如參也。竟以魯得之。爲直捷痛快也。今有兩人爲文于此。一則聰頴。一則魯鈍。題目到手。聰頴者。腹笥富足。倏然而成。非不省力。魯鈍者。刻苦而成。反復推尋。及觀其文。聰頴者。或取之六經諸子。或襲

之秦漢六朝。一開卷而可知。鼻鈍者。刻苦而得。不襲他人一語。却有獨立驚人之處。時文一道。尚有然者。而况聖學乎。故學聖賢者。必須要一段極刻苦的功夫。所以應從文上做起也。恒曰。學文之後。即記賢賢一章。甚好。先生曰。何謂也。恒曰。子夏在聖門爲文學之士。賢賢一章。就是他的一篇文字。其言事親竭力。事君致身。賢賢信友。却皆彝倫日用邇事。可見古人之學。非今人章句之學也。先生曰。吾友可謂能領會于言外者。然說子夏到文學上。不如說到他篤信謹

守上。篤信謹守四字。恰好為此章作箇榜樣。想當年記書者。以為餘力學文。固是緊切。若能于孝弟謹信親愛。眞正行得時。雖不學文亦可。何也。子夏有云。人能于君親賢友之閒。各盡其道如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以其學莫大于此也。諸友試看這一章書。如許廣大。而乃責之于弟子。夫弟子亟功未就。聖學未成。何以便知入當孝。出當弟。行當謹。言當信。衆當愛。仁當親。而能力行若此乎。以此數者。皆吾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事。未課其能。先致其知。使他曉得

蒙以養正。聖功也。原是如此。便是教他明善了。明了便誠。許大學問。都在弟子時備了。豈非此箇仁禮。自合下來。便圓滿具足。聖賢不增。夫婦不減。人自不求耳。諸友勉旃。

王悔庵問于先生曰。嘗疑不動心。爲孔孟眞血脉。道者率性而已。故曰。以利爲本。乃舜說一章。又言動心忍性。莫相刺謬否。先生曰。此中須看得分明。動忍在未降大任之先。不動在旣降大任之後。動忍是功夫。不動是本領。心須是從動上。做到不動地位。悔庵曰。

如此何不言定心。先生曰。心那得便定。定者知止后能也。譬之一杯泥水。欲他澄徹。必假動搖。久之久之。其泥自沉。便覺清湛。若待其自澄。則爲時遲緩。不如從動求不動之爲捷也。晦庵曰。又恐大舜分上。着不得動字。或爲傳說以下立說。先生曰。不然。只看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怨慕號泣。亦從動上。造到純粹以精地位。晦庵曰。忍字又如何解。先生曰。譬一株樹。當霜雪剝落之後。枝葉雕零。其性猶在。人以其剝落也。而遂剪伐之。只爲忍不住。善培植者。獨能忍住不伐。則

生性自然不戕，請看困窮拂亂，何等景象，使忍不住，則此性便移于情了，那得有生活之機，憮庵爲之欷然。

又問曰，孔明有言，才須學也，學須靜也，只此靜學二字，便見孔明生平本領，不然，即鞠躬盡瘁，不過蕭霍一流。先生曰，出師二表，上擬訓命，盡由淡泊寧靜四字發出，故知孔明茅廬養遠在董賈之上，憮庵曰。觀孔明與李平之子一書，千載之下，猶令人下淚。此等處，置便使聖人復生，不過如此，先生曰然。

先生又謂悔庵曰。予立心皎然明白。而賦性剛直太過。學者變化氣質。若不速改。不惟學難精入。抑且後必致悔。自古血性男子。多以此取敗。戒之戒之。

悔庵曰。不敏之質蹉跎歲月。自恨不學。先生曰。汝言亡學。是近日之語。若在平昔。尚以多學自負。昔曰不學乎。悔庵曰。少時只以傳聞強記爲學。中歲臥病一年。乃知有求心一事。但一時前後諸輩無有作此一件事者。毋存此意胸中。却無從實實下手。及聞吾師紹艮知一派。以明誠爲宗主。反復闡發。又恨遲暮難

成。先生曰。一息尚存。志不容懈。朱子晚年自悔。遂以有六十五歲爲幸。子及今爲之。尚云早也。

先生又謂悔庵曰。子房事漢。爲報韓也。志雖不成。事之可也。卒也。漢高不能用子房。其所用者。權謀攻取之計。皆龍爭虎鬭時。不得已而行之。及天下大定。易儲一事。尚不能得志于高祖。而假四老人以陰用其權術。高祖在其術中矣。又託言辟穀。以爲明哲之計。此子房善用高祖處。故入關以后。用蕭相國者最專。雖共時法令稱畫一。然沿習秦弊者。亦不少。假使子

𠩄爲椚。其規摹必另是一番作用有不僅于雜霸者
惜乎莫究其用也。悔庵曰。吾師此論。實唐宋以來。人
所未發。

五月十五日陞監。鄒太學象鼎。講君子食無求飽。先
生曰。聖賢眞正學問。却有一段眼前平實道理要體
貼得出來。蓋聖賢學問。若止是言心言性。尋一箇極
玄妙的教人。令人如何下手。不知此箇道理。雖說到
極玄妙處。却不離日用居食之間。故本監日前。曾有
書答常肇宇云。學而時習之。少不得是日用飲食寤

事彼一時以爲疑然試把聖賢言語與這箇道理打轉來到自己身上實實體驗一番便知日用飲食處原是極親切的彼天地間豈無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高梁廣廈猶云無容膝處者皆因内欲未淨若是真正學問中人誰能枵腹而學少不得也要食誰能露處而學少不得也要居但志不在此則所求者便不在此故雖口食膏粱身居華屋而味同澹泊志在廣居倘功夫未必到此即使嚼斷菜根日處蓬戶甕牖與聖賢本分上毫沒相干豈止沒相干正恐

富貴移人。一旦食廿居要。把平日淡泊容膝之意。都奪在豪華受用退去了。豈不可歎。故無求安飽者。君子爲道之切。無暇及此。非決志不必如此也。若將無字作不字看則誤矣。友言心上用一分功夫則世味上减一分嗜欲。不如轉一語曰嗜欲上淡得一分。則心性上便得力一分故先從不求安飽說起。既說敏于事。而不指言何事者。正謂此理無處不在。則此學無處不是。除却此事。別無餘事。終日辨之。不見不足終身辨之。不見有餘。屋漏自盟。尚恐心口之不習。何

暇與人商量浩浩地。以自緩其精力。其不言先行後從。欲訥敏行。而反將慎言放在敏事之後者。蓋以學問至此。愈說愈細。不惟無所得之言。是輕易說不得的。卽自已真正有得之處。稍向人表暴。便是學問疎漏處功夫原是一步容一步。友言敏得一分。便慎得一分。本監又欲轉之曰。慎得十分。纔笑敏得一分。蓋古者言之不出。正爲恥躬之不逮也。功夫到此。也就有幾分信得過了。若遽欲自信。萬一毫釐有差。豈不成千里之謬。况此道求之在我。未必有之自我。求之

者。尚在從事學問之時。有之者。已到承當學問之地。自斯道在人。多少千岐萬派。一生參考。止求一正。欲求其正。除却典型在望。別沒師承。安得當面錯過。故曰。可謂好學也已。諸生今日。只看本監之所以立教者。總爲斯道不明。處窮達之時。打安飽未來帳處安飽之時。猶復有作食前方丈之想者。求諸生之敏事幾幾乎古敝耳聾。而尚敢望諸生之就正哉。良由諸生不能勉爲善也。誠使勉勉爲善。自然以斯道爲已任。與本監表章而闡揚之。又何富貴功名之足念也。故

本監直指諸生好學之本曰明善與生就恒曰求功名之心與求安飽之心一也君子之無求全是居食之外別有會心不落一毫勉強夫子當日論學論仁多從人情世故上說正見聖賢學問先從富貴貧賤上打破方做得真切功夫故濂溪授學于二程亦只教尋孔顏樂處至所樂何事濂溪不曾說出二程也不曾說出即如所謂敏事二字不曾指說所敏何事也必須功夫到手現出自己一段本地風光始得箇落處即如朱子說到博文約禮亦是教人從博約功

夫做到欲罷不能處自有如有所立光景先生曰周
程不說出最妙朱子說到博文約禮此其所以為朱
子也高堅前後是顏子苦處簞瓢陋巷是顏子樂處
要曉得此是說不得的又是靠人說不得的又要曉
得孔子是孔子的樂顏子是顏子的樂孔顏樂處惟
孔顏自知又惟有孔子知得顏子之樂顏子不能知
孔子之樂故顏子不曾說夫子樂亦在中而夫子知
說箇回也不改其樂一聖一賢于此可見友言功名
之心與求安飽之心一樣要知此非兩種人求安飽

就指求功名者說。舍却求功名。那裡再去求安飽然。論功名于今日。又真有可爲痛哭者。上古明試以功。不尚名也。春秋之世。猶從功上去求名。至戰國時。便難言功矣。故淳于髡。只好講箇名實二字。至今日而名亦難言之。其所爲名者。科第富貴之名耳。聖賢兩字。豈若罔聞。功名二字。豈易言哉。

六月初五日陸監。過太學人仰講仲尼祖述一章。先生曰。此書須要着眼。是尼山直接道統之一大關鍵。今之學者。上有鄒魯之遺書。下有諸大儒之傳註。羡

章羽翼尚且不能窺見聖道之一班只看子思子推尊先聖到此若非的的確確親見仲尼並親見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亦何能發揮至此學者若不自已擴開眼孔直看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處不惟不能發明得仲尼出即此章書旨亦不能發揮透闢總因不見當人真面目其何以上窺聖蘊也哉諸友試看此書從堯舜文武說起以至于天地四時日月無不包舉而緊緊收到德上便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一德爲之也即堯舜文武亦一德爲之也進而至天時

說出這箇德字來，便令人驚為玄特，不知仲尼雖如此。只是庸德之行耳。先生曰：然。仲尼天地，堯舜文武。都出不得這一箇德字。德者善之總也。大學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八條目之首，不曰明新止至善于天下，而但曰明明德于天下，豈非此德為萬善同歸之極乎。學者若不求明，何者是德，如何能明善。故明此德之謂明善，實有此德之謂誠身。諸友試自求之。

十一月念二，晚侍先生側，請問季路問事鬼神，先生

日。賢必有所疑。請試言之吳子价仲。應以常解。先生月。若作文章一道。會。解說何難。論語惟此一章。及朝聞道章。是先聖直指人了當生死之法。蓋以季路只顧得鬼神。不知早忘却自己。只顧得死的一條路。不知早忘却眼前生的路。所以夫子直指向他當人之身。與眼前處處發枝發節處。都是盡變的游魂。學者若直作功名富貴中人便罷。若要在聖賢理道上。求箇身體力行。只將早起櫛沐。以及上燈就寢。這一日所作所爲。還是精氣用事。還是游魂用事。便知生處

就是處處。丕曰所作生計。都是處計。只觀生計滿前。處處都是自欺欺人之事。自欺便是遯處之道。欺人便非事人之理。生生處處分明一條大路。彼不失爲聖賢。蓋以情欲錮蔽之久。無時無處不爲游覓之所使。惟有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內照反觀。自己得失。歷歷分明。是精氣爲用。可不慎歟。顧質夫記

是晚同質夫侍先生。敎質夫問文集中。有用九用六解。內云伏羲不識毛片。未達其義。先生曰。質只觀負圖者何物。便得毛片二字。所云不識者。正爲他太識

破了。發洩從來不傳之秘太過耳。所謂一手提。一手握之義也。因並及一陰一陽之謂道。潘未達。先生以手畫案。作奇畫。曰。此不是陽。作偶畫。曰。此不是陰。不是指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以手畫案。極力而言曰。乃一陰一陽之謂道。猶恐潘等不契。次早以詩見示曰。陰陽未判孰爲分。指點從教畫畫新。萬物靜觀由此出。莫將奇偶問前人。吳鍾潘記

皐陶曰天敘有典秩我五典五惇哉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也者性也知恒則知所以惇厚矣知恒則知彝倫之所以敘矣仲尼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也者久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生民第三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夫天下之亂未有不起于欲者也又天下之亂未有不出于聰明之主者也作君作師其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又曰凡厥庶民極之敷

原性

胡統虞著

皇降第一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君有恆性降之者有其受之者也降之自天君子以是知事天矣受之自我君子以是知立命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生之斯有之矣秉之斯彝乃見天則夫自天生之天前民也秉之斯彝民後天乎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天之所以降衷于民矣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天之所以生衆民矣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知民之秉彝若有恒性矣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見之者知之也知之時義大矣哉

陰騭第二

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厥攸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夫五品遜則百姓親矣五教敷則五品遜矣知此則知皇建之有極矣君道也親道也師道也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

修道第四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心惟危其斯之謂與危之斯戒慎之恐懼之矣戒慎恐懼者道心也

道心惟微也故曰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不然吉凶
悔吝生乎動而何以曰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
其神乎非以言其莫測也戒愼恐懼者實有其物也
戒愼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者實有其知也知與
戒愼恐懼同體也所不覩所不聞者貞悔吝者存乎
介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也戒愼恐懼者立
天下之大本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易曰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舉知來之體而言也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也神不役于陰陽者也有物有則之後一陰一陽者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勑也畏也戒慎也恐懼也幾也時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故曰所以事天也

萬物第五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也者備物之體也誠也者備物之理也仁也者備物之德也萬物皆備于我者始條理也知之事也反身而誠强恕而行者終條理也聖之事也誠必反身仁必强恕君子所以不貴自然之獲也知萬物之皆備而不反身不强恕者未之有也不知萬物之皆備而能反身能强恕者亦未之有也故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顏氏子其庶乎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善也者性之體也誠之本也擇而不得者有矣夫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擇未有能得者也故君子莫大乎明善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善廣矣大矣精矣微矣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非天下之至斷其孰能與于此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非天下之至微其孰能與于此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非天下之至廣至大其孰能與于此故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子曰顏氏子其庶乎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君子以是知動而無過者鮮矣顏氏子且然而況

于佰人乎故遷善莫先于改過

積善第六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且有餘而謂善可不積乎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殃且有餘而謂不善可積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言積也

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自天降之自身受之不必于其後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中庸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

誠如神君子以足知善爲誠之本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居室出言而應違于千里之外禹门惟影響戒之也愼之也恐之也懼之也

原始第七

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説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

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天之必有地也有明之必有幽也有死之必有生也有人之必有鬼神也此天地自然之理也使有精氣而無游魂則無鬼神矣使有死而無生則精氣亦不能為物游魂亦無所為變矣始亦不必原而終亦不必反矣善亦可以不明身亦可以不誠矣止有降而無受有生而無秉矣有一陰一陽而無繼之成之者矣聖人曷為乎齋戒以神明其德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人有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不能至誠以相格而可以格鬼神者乎五者非知仁勇不能行而謂事人可易能乎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知人之生也直則知生矣知枉之生也幸而免則知死矣人知生之爲生而不知生之爲死也人知死之爲死而不知生之爲死也故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性善第八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

孟氏子性善之本乎王子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大哉性乎善且不有而況于惡乎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可以爲善而況于用情者乎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善與人同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人人有美于穀者弗思耳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故曰所以立命也有命自天立之在人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乾元第九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萬物統乎天天統乎道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之之爲言一也一之斯立之矣天且以道立而况于人乎而况于物乎

君子行道以事天也

君子事天以行道也

惇典庸禮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君師建極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戒慎恐懼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明善誠身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原始反終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先立乎其大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道原于天以統天也

天人交麗而道在其中矣

盡人合天而聖在其中矣

天人合一而神在其中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為道第十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遠人不可以為道而柰何求之惇典庸禮君師建極之外乎遠人不可以為道而柰何求之天所以與我者之外乎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說長其長而天下平知此者鮮矣

繫辭傳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曰健順而易簡之理得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不知太始而何以資始乎不知天行之健而又何以知太始乎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不作之成之而何以生物乎地不以厚德載物而又何以作物成物乎故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健順而易簡之理得矣

健順者剛柔之德也剛柔者動靜之分也動靜者陰

陽之所繇生也天下之理求諸此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以是名之曰太極惟易有之故曰易有太極理造其極而謂可以擬諸其形容乎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原性或問

或曰韓退之作原性實皆自己文字吾子則廣引經書何也曰韓子欲自立一論之論統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韓子立性三品將孟子之言與荀揚提衡並論統則祖述孟子之性善而不敢以荀楊爲是者也

或曰何謂也曰韓子所引三段皆程張所云氣質之性孟子所言性善則伊川所云極本窮原之性也此性在聖賢註論已明統欲自立一說則都被從古聖賢說去更無處自闢議論所以述而不作也

或曰既是述而不作吾子又何爲設立四禁豈非自禁而自犯之乎曰統是教學者明性善可以述得學者自家明善却不是學前人言語便來說得如吾子要學我述儘着君述

或曰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吾子却只原極本窮原之性何也曰爲天下人性學不明都是氣質害事原之於此所以教人變化氣質

或曰韓子既不宜以荀楊混孟子程張爲何又立氣質之性曰此性却立得好大有功于後學爲他韓子

不曾說到氣質上所以與孟子混程張特爲標出再無復有能混者

或曰極本窮原之性與氣質之性是一是二曰這極本窮原之性就在氣質之中學者都只守着現前氣質不化不肯去窮極所以分作兩截請問本是何物之本原是何物之原窮到極處自然欺君不得

或曰先儒既有氣質之說吾子却爲何說到天未命以前曰人都把氣質看在既已成形之後孩提稍長之時統直要把氣質看在現前日用動静云爲之際

與將來天人交接之時成形者成此血肉之軀也故曰質也氣却是何物朱子曰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又曰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信斯言也氣必非與形同具者也故曰氣以成形

或曰朱子曰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夫曰既有明明此氣亦在既有天命之後曰非是之謂也既有是文

何說得所以下文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人生而静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是說性說理在天命一邊事繞是說承當得此理者是說人一邊事無非要人莫失自本心迷自本性耳豈是說程子不容說處

或曰現前爲心將來爲氣又何以云氣禀氣質曰祇此一氣以之承受天命則曰氣禀以之成形則曰氣質

或曰日用動靜云爲處是自已知覺否曰然曰何以謂之心曰横渠云由氣與知覺有心之名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朱子曰心者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知覺非心從古聖賢大儒何以若合符節仁人心也原是解仁字不是解心字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原是圖繪此點虛靈之體非人心虛靈不昧外又有此個心體也知得此是心可與言易之所謂神矣

或曰畢竟人死後是如何曰此亦須是自已潜心體認若與吾子道如何若何吾子必不肯信反起紛紛辨駁至哉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統只爲此處不可明言所以直窮到現前動靜云爲之心教人且從此際生時去做工夫做到相應處少不得自家親見何用統說謝顯道曾問明道云人死時還有鬼神否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張子曾有言曰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吾子直

體貼未知生焉知死有個入路自知道教人從動靜

云為處作工夫非欺人的學問

或曰其理與釋氏輪廻之說何如曰輪廻者猶如彼

經中所云人死為羊羊死為人互相食噉且立種種

地獄變相又立六種道以為輪廻之趣生死流轉是

為輪廻又曰非得道不免統之所說豈如程子所云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故曰原始反終

故知生死之說又嘗記程子之言曰原始則足以知

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死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

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
死生者其與是類也信斯言也可無疑于統之晝夜
寒暑往來及貞下起元之說矣
或曰釋氏人死爲羊之說旣與吾儒不同吾于向又
何以對人曰眼前作的是禽獸事將來少不得作禽
獸曰噫非此之謂也彼所謂輪廻者是寃親果報之
說要一切人作平等觀統所謂作禽獸者是誅人當
下此一念以發其戒愼恐懼之心耳豈與彼說同日
語哉

或曰橫渠云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吾子之說雖不同于輪廻能無同於此否曰浮屠謂受生循環葢即彼之所謂識也故橫渠曰有識之死即程子所云釋氏不能知生如死謂死後實有一物投胎奪舍亦指此也彼謂實有一物名曰中陰亦曰中有死時後去投胎先來統之所言則指吾人一點不昧之虛靈在現前則作動靜云爲之主在生時則爲承當此理之氣此點虛靈在動靜云爲中耿耿不昧到得承當此理之際亦是耿

耿不昧豈是陰氣凝結不散見大地如潑墨之物也

哉固亦何苦之可厭而求免也故横渠曰孔孟所謂

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

或曰然則彼所謂昭昭靈靈是也曰非然也昭昭靈

靈是彼所謂心意識邉著作皖所說者原是最初不

昧之虚靈即大學之所謂明德中庸之所謂大智陽

明之所謂良知徹始徹終能見天地之心能通萬物

之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故至誠如神

或曰此心爲承當此理之氣不識此氣能復歸于元否曰精金入爐冶鍛無變色亦須畧見消減煎爍得數次應須得減却幾分所以江河日下氣運日沉從晛前動靜云爲中涵養得此點虛靈不致爲一冶銷盡則生氣生理不至澌滅故程子曰物既散則盡豈能復歸本原之地呼氣既往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統曰近取諸身于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亦須是生氣方有得出入若是死氣則往而不返安有可復呼之氣乎涵養此心于動靜云爲

之中只欲保此氣爲生氣以承當那生理耳豈有他
哉
或曰然則彼說直可如韓退之云人其人火其書可
矣曰是又不然見得自家的定何妨他說奇說怖去
所以子思子贊仲尼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若直要吾
儒說不許他說亦是私曰然則孟子闢之非乎曰孟
子是爲尊崇孔子闢不是爲自家闢孟子學問巳做
到闢得他處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
退之未做到闢得他處所以後來未免見屈于大顛

看來只是見得自家的理不明好是脚腿不定善哉程子之言曰闢二氏者在迹不在理何也使其理與聖賢異也不學之可也使其理與聖賢同也則求之六經而已具矣至于逃父棄家毀絶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賢君子之心也哉此程子之言也程子又有言曰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予其所以是非之意葢窮吾之似欲成其説耳何等含蓄何等深切著明至于他人則説得激烈更有一種極伶俐人平日不肯問自

已家裏聖賢見人言及學問便說終日在縈擾中如何去談聖學畢竟不如他們清靜是之謂顛倒知見

或曰輪廻之說亦足以駭示愚蒙乎曰非然也正以駭示天下極聰明人耳吾子試看愚蒙惑于其說不過恭敬布施作禮而已鑽研其理攻治其學以求免于輪廻生死者都是極聰明人都是平日口裏闢他[illegible][illegible]師他畏他的人大哉程子之言曰彼所爲理我[illegible]不知所可怪者天下第一等人都被他攝去

或曰韓退之屈大顛之說莫是傳會否曰不然爲他

原性處說得煞有些沾滯直看周張兩程必不恁麼

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一立身之要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一行己之要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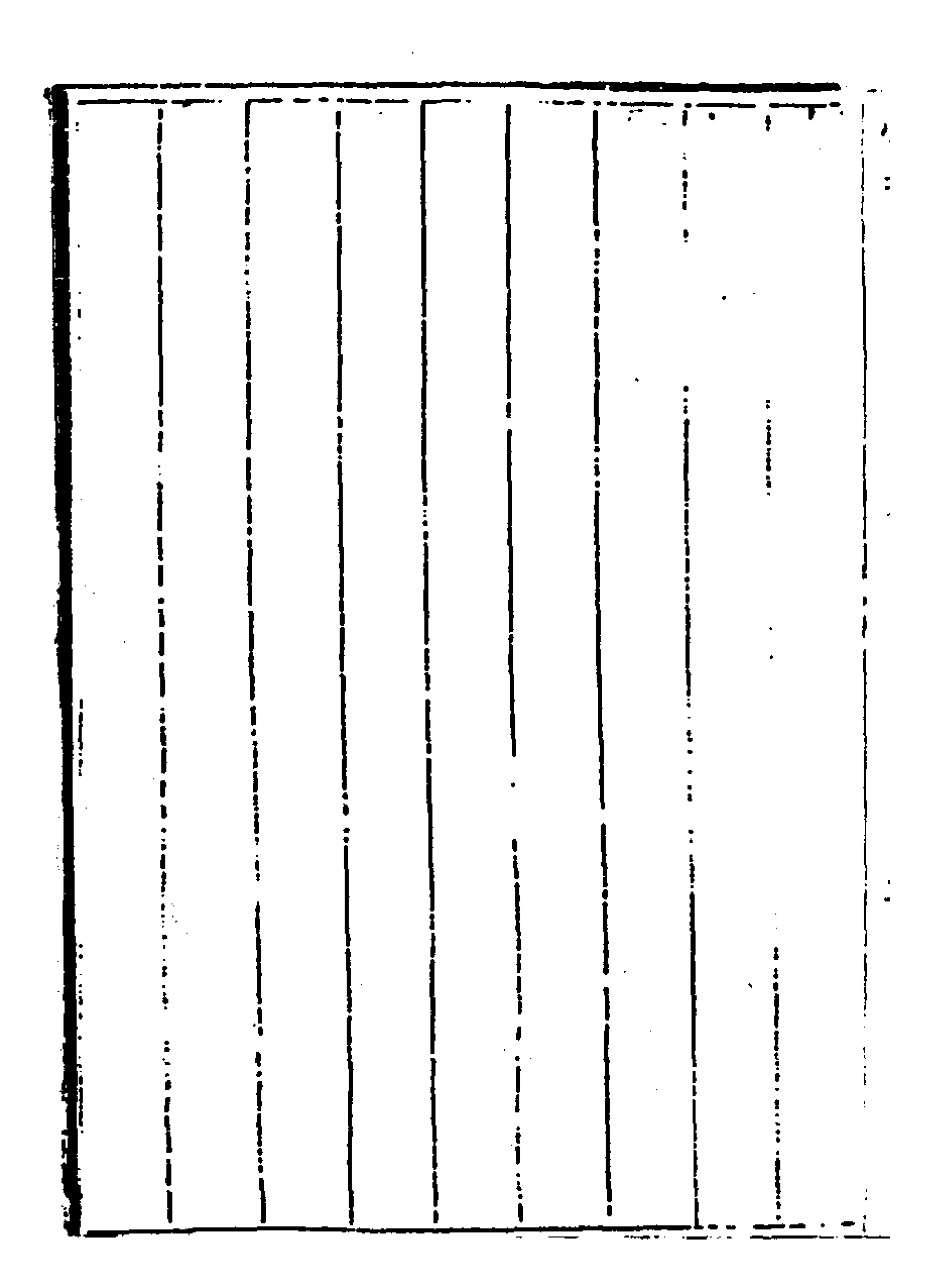
一事天立命之要

存其心養其性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一明善著作之要

一禁經書見成語　一禁宋儒疏註語

一禁經生訓詁語　一禁禪客機鋒語



明善堂學規

學期明善然必講而後明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友集講已立必為聖賢之志而且兢兢向求規矩焉因倣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為立四則至于性善已明不論箴銘頌記各著一篇以驗此心此理之同為立四禁無非欲學者自盡本心自知本性述自已真知確見道自已全體大用不為一切習聞習見所轉移也因列規禁如左

一為學之要